



热点追踪

在天津解放北路金融历史文化区，一栋曾服役15年的停车楼化身“遇见博物馆”，以全新的姿态迎接八方来客。这场由停车楼向艺术殿堂的蜕变，不仅引进了国内知名文化品牌“遇见博物馆”，让天津又多了一个文化新地标，更藏着用“针灸式更新”激活城市街区的密码。从建筑改造的“绣花功夫”，到招商布局的“生态思维”，再到艺术策展的“在地表达”，这座城市正以文化为针线，将历史的厚重与当代的活力缝制出新的城市图景。

百年街区的“针灸式更新”

天津解放北路，这条被誉为“东方华尔街”的百年金融街，两侧欧式建筑恢弘典雅、气质独特，既镌刻着欧式建筑的艺术风华，更承载着中国近代金融史的厚重记忆。然而长期以来，这片黄金街区却面临“看得见却进不去、知道却感觉不到”的尴尬——历史建筑多为金融机构办公场所，市民游客往往只能沿街驻足、“打卡”即走，深厚的文旅价值难以真正释放。

2025年，随着解放北路片区首个城市更新试点项目落地，这一困局正在被悄然打破。太原道8号，是由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津城投集团）所属天津城市更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城更公司）与天津和平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和投集团），携手打造的城市有机更新项目。

太原道8号这座不起眼的停车楼，藏在历史建筑群中已有15年之久。“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停车楼。”城更公司太原道8号项目招商负责人陈莹介绍，“它原本就具备商业空间和配套服务功能，但多年来一直没能被充分利用，设施老化，空间闲置，成了街区的‘隐形角落’。”

2023年12月，随着天津《关于深入推动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的方案》的出台，解放北路被正式定位为金融历史文化区。天津城投集团与和平区政府迅速行动，联合成立天津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发展有限公司，统筹推进金融历史文化街区建设。陈莹表示，在选定太原道8号停车楼作为首个更新试点前，项目团队对解放北路片区展开深度调研。在对比上海鸿寿坊、武汉昙华林等同类项目后，团队最终确立“金融产业·文化艺术邻里”的街区定位。“我们想把这个街区打造成既服务于周边金融机构的需求，又挖掘街区的历史文脉，打造‘可进入、可参与’的活力空间。在金融街区叠加文化艺术的‘柔性表达’，以此激活整个街区的活力。”陈莹解释道。

停车楼位于泰安道与解放北路两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交会处，毗邻利顺德大饭店、丽思卡尔顿酒店、原开滦矿务局大楼等具备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建筑，自身则为现代建筑。这样的特性使得停车楼具备改造的弹性空间，又能通过自主更新模式解决融资问题，因此成为此次“微更新”的理想试点。

改造方案最终采用“微更新”的创新思路，实施“留改并举”的精准策略：全面提升改造停车场区域，确保停车服务配套功能；同时首期引进“遇见博物馆”文化品牌，以艺术展览、文创消费为区域提升文化调性，实现功能有机更新。

整个项目采用“边改造边运营”的精细化施工方式。陈莹详细介绍：“为了保证周边停车需求，我们建立了动态施工调度机制，针对周边餐馆午市、晚市客流高峰，将噪音作业精准安排在清晨和后半夜；在停车场早晚车流高峰期，严格管控重型设备进场。”这样的协调工作贯穿项目始终：从空调室外机移位要与商户进行多轮协商，到管线改造需配合商户营业时间分阶段实施。她坦言最大的挑战在于利益平衡：“既要将施工对商户的影响降到最低，又要确保工程顺利推进，只能通过每天数十次的沟通寻找最大公约数。”

为何选择如此复杂的改造路径？陈莹一语道破其中深意：“推倒重建固然简单，但我们更希望通过精准改造，让这座建筑在保留城市记忆的同时焕发新生。”这一理念与和平区倡导的“有机更新”城市发展模式高度契合。这种局部改造的“针灸式更新”方式，正是基于对各方诉求的精准把握，既要维持停车场正常运营，又要

停车楼变形记

记者 田莹



保障周边商户的营业收入，在守护城市烟火气中实现建筑的华丽转身。

金融与文化艺术的“生态联动”

“停车楼改造是太原道8号城市微更新项目的一期工程，而遇见博物馆的入驻，成为整个项目的文化核心，为后续招商定下基调，同时也为街区注入活力。”据陈莹介绍，招商工作早在改造工程开始前就已启动。“我们采取‘招商先行’策略，先明确‘金融产业·文化艺术邻里’的定位，再精准对接商户。”

陈莹坦言，最初也有人担心在金融区做艺术展览是不是过于小众。“我们用数据说话：周边3公里内有大量办公人群、居民，2025年海棠花节期间和平区主要商圈累计接待游客超300万人，这些都是潜在客流。”当遇见博物馆团队看到解放北路的欧式建筑群落时，当即提出要让展览风格与街区气质相呼应。“这里的建筑本身就是展品”，博物馆团队的这句话，让我们感受到理念的契合，双方一拍即合。”陈莹表示。

最终形成的招商蓝图，被陈莹称为“四维生态矩阵”。第一个维度是遇见博物馆这样的核心项目，作为整个街区的文化引擎；第二个维度是大沽北路沿线打造“形象首店带”，计划引入自带流量的特色品牌，吸引年轻人“打卡”探店；第三个维度是太原道的“主题餐饮区”，计划引入高品质特色餐厅；第四个维度陈莹透露正在规划与历史文化属性相关的业态，“总之要给人惊喜”。

“我们不是机械地在街区内填满商铺，而是在搭建一个共生系统。”陈莹拿起笔在图纸上画出几条弧线，“通过周边业态联动，办公人群午休可以看展喝咖啡，游客参观完能就近用餐，文化艺术空间则吸引居民休闲体验，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。”这种生态思维背后，是对街区基因的深刻理解。“解放北路不缺高端酒店和金融机构，但缺能让人慢下来的生活场景。”陈莹说，“我们就是要补足这块短板，把碎片化的需求串联成完整的体验链。”

城更公司方面表示，未来将结合天津解放北路金融历史文化区定位、资源禀赋与发展目标，让品牌内容与片区文化基因共鸣、与居民生活需求契合、与产业发展趋势同频，全力打造津城文化新地标。“不是造一个孤立的地标，而是让每栋建筑都成为街区的拼图，这才是城市更新的真谛。”陈莹这样总结。

在和平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李彬看来，建筑活化的关键是“功能适配”。李彬表示：“就像五大道的名人故居，带着浓厚的历史人文气息，适合打造成主题博物馆，让游客在参观中了解名人故事与时代背景；解放北路的银行旧址，本身就承载着金融发展史，用来做金融历史陈列再合适不过；而太原道8号那栋停车楼，现代结构的特性恰好能适配大型艺术展，这就是‘功

能适配’的体现。”他进一步介绍，目前和平区已梳理出全区多处闲置或低效利用的历史建筑，正逐一制定活化方案，既要保留建筑原有的特色，又要契合现代生活需求。“特别是一些独门独院、空间较大的历史建筑，我们正重点推进规划改造。”李彬进一步补充，“这些建筑承载着独特的历史，我们希望通过改造打开院门，让市民和游客能走进来，近距离触摸历史脉络。同时，在引入业态时也会明确要求，使用方不仅要做好经营，更要承担文化传播责任，通过展览、讲述等方式，让建筑背后的历史故事被更多人知晓。最终目的是让更多优质历史建筑‘活’起来、‘亮’出来。”

而这些规划的推进，离不开各相关部门的紧密协作。“和平区一直强调‘大服务大招商’，各相关部门都在积极配合协同发力。我主要负责的是文物保护相关工作，聚焦文保建筑的监督、管理、修缮和保护。但实际工作中，我们会与和平区文旅局产业科、市场科的同志密切配合，在产权单位做业态规划时提前介入，从两方面提供支持：一方面是坚守文保底线，要求遵循‘最小干预’‘修旧如旧’原则，确保建筑安全；另一方面是结合街区定位和建筑本身调性，为功能改造提供灵活思路，避免大家因顾虑而束手束脚。”李彬坦言，“我们不想把文保建筑管死，而是以服务思维帮大家拓宽路径。当然，我们也关注了太原道8号停车楼的改造。这里虽不是文保单位，但它在历史街区里的活化实践，也给周边文保建筑的利用带来启发。”

艺术策展的“在地表达”

在遇见博物馆的光影展厅里，张圣洋和母亲、孩子窝在懒人沙发上，被莫奈的光影世界温柔包裹。“掀开黑色幕布的瞬间，我们仿佛一脚踏进了画里。”张圣洋轻声说。不同于以往走马观花式的看展，这次他们特意折返两次，跟着讲解员细细品味每一幅作品。“跟着专业解说再看达利、康定斯基的画作，忽然发现原来再先锋的艺术也有传统根基，我感觉自己终于摸到了一点艺术的门道。”离开展区时，她看了眼手机笑道：“以前20分钟就逛完的展览，今天竟待了一个多小时。”

作为解放北路的老“粉丝”，张圣洋对街区的变化感慨颇深：“这条‘金融街’以前只能路过，顺便拍拍照，带孩子来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没有。现在不一样了，有了这样的文化展馆，就值得我为它定制专门的行程。”中午她计划带家人去街对面丽思卡尔顿酒店的外摆车吃午餐，“看完展正好顺路体验一下五星级大厨的手艺。当然，要是周边再多些咖啡馆、文创店就更好了，到那时我能在这里泡上一整天。”

这样的反馈，正是遇见博物馆所期待的。“让天津观众在家门口看遍世界艺术史，这是我

们的初心。”遇见博物馆公关中心负责人罗娜对记者说，“选择落地天津，正是看中这座城市中西合璧的气质。解放北路的欧式建筑与市井烟火交融的样子，和我们想做的‘艺术生活化’太契合了。”

罗娜坦言，为了在天津一炮打响，首展的策划暗藏巧思：“我们团队提前调研了天津的文化土壤，发现这里有深厚的艺术基因，普通市民对美育的需求也很旺盛，但优质展览的供给一直不足。”因此，遇见博物馆的首展特意选择了“西方现代艺术百年史”这个兼具普及性与专业性的主题，既包含达利、马蒂斯、毕加索等大师作品，又有观众比较熟悉的当代艺术家作品，还创新加入“莫奈光影花园”这样的沉浸式体验。“一方面是为了丰富游客的体验，另一方面是想通过更接近百姓生活的艺术作品，拉近艺术展和观众的距离，培养他们的看展习惯。”

罗娜表示，“让艺术被读懂”是团队的核心理念。针对观众“15分钟速通艺术展”的普遍痛点，展厅暗藏三重设计：基础层配备语音导览与“一句话解读”标签；进阶层提供专业讲解，晦涩为通俗；互动层则融入拼图游戏、光影“打卡”及儿童涂鸦区，让艺术触手可及。这种设计显然奏效了——南开大学研究生李珊，向记者展示盖满印章的纪念册时眼睛发亮，她说：“这个展览在专业的同时也很好亲民。它不会高高在上。”陈莹表示“我是艺术品”，也不会轻视那些只会“打卡”拍照的人。展览根据展品还做了不少装置设计，还有很多互动环节，同时满足观众不同的需求。你看我的朋友圈已经有不少人点赞了，好多朋友都想要来转转。”

罗娜表示，天津馆将坚持动态更新展览内容，未来计划引入卢浮宫版画展、十九世纪西方油画展、三星堆光影展等中外文化展，同时搭配海洋展、太空展等科普主题，形成“艺术+文化+科普”的多元展览矩阵。“在文博行业，单纯依赖门票收入很难维持运营。”她坦言，“我们必须打造艺术生态圈，通过文创开发、教育研学、休闲消费等多元业态实现可持续发展。”运营一个多月来，场馆已成功试水艺术瑜伽等创新形式，未来还计划常态化举办公益讲座、艺术沙龙等文化交流活动。罗娜特别强调：“亲民票价只是起点，真正的突破在于让艺术消费自然融入生活方式。观众可以上午看展，下午在艺术咖啡馆交流，晚上参加文创手作体验，形成完整的文化消费闭环。”

对于整个解放北路文化旅游街区，罗娜与游客一样充满期待：“希望随着我们的入驻和太原道8号其他业态的逐步到位，周边可以形成‘艺术生态圈’，到那时不仅历史建筑会焕发新生，文化消费也成为百姓生活的日常。”

当旧房子蜕变为艺术殿堂，当老街区被植入丰富的文化基因，天津这座城市徐徐铺展出一幅更为壮阔的城市更新画卷。

非遗薪传

料器凝聚着文化情感

记者：汪老师，听说您家族世代从事料器制作，能谈谈您最初是如何接触这门手艺的吗？

汪文政：我们家族几代人都是做料器的，其中有记载的、能考证的是民国时期汪家在北京花市开料器作坊。当时在北京花市有很多做料器的作坊，以四个大家族为核心，汪家就是四大家族之一，汪家不少人都做料器。再早，我家祖辈是怎么开始从事料器制作的，因为没有明确记载，我不能乱说，所以当时申报非遗的时候，我就从我爷爷那一辈算起，传到我这是第三代。

公私合营以后，1960年，北京料器厂成立，我父亲就进厂当技术工人。后来，因为要照顾我奶奶，我父亲从北京回村里。村大队成立了料器厂，组织人给北京料器厂来料加工，这也带动了周边村镇甚至天津料器行业的发展。我从小就看家里人制作料器，但是真正开始学，是18岁进厂当学徒。我记得是三个月出徒，最开始跟着师傅学烧料、拔条等最基本的技法，还有就是熟悉料性。料器的原料是各种颜色的低温软质玻璃棍，熔点在600多摄氏度。它的成分、特性和高温玻璃很不一样，所以加热、拔料、揉料这步很关键，要把料揉“熟”了，不然东西做好了，离火一凉就裂了、炸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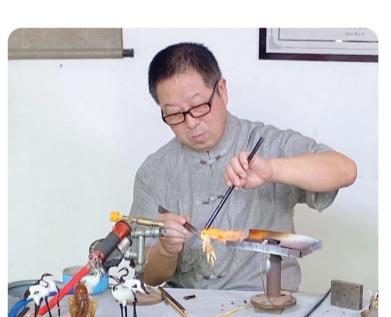
我的第一个作品是料器小老鼠，因为汪家擅长做料器鸟兽，老鼠造型比较简单，老师傅一般从老鼠开始教。师傅用镊子在烧热的料棍上，左伸一下，右拉一下，再用彩色细料棍点眼睛，几分钟一个小老鼠就出来了。看着容易，但是我自己一上手，哪也不是哪。料器制作对温度的控制比较严格，料棍在火上熔化后，每一个动作都要快，不容你考虑下一步要怎么做。所以学习主要还是要靠自己练，几千几百次练习，把技术练成肌肉记忆。

记者：上世纪90年代后，料器市场规模越来越小，很多人都改行了，您是怎么坚持下来的？

汪文政：1992年北京料器厂倒闭后，我们有技术，就开始自己跑市场，市场从出口为主转变为内销为主。随着市场进一步萎缩，我也动过改行的心思，但是想想也不会干别的，还是做料器吧。而且我发现，很多老人改行了，年轻人觉

汪文政 料器世家的坚守与突围

记者 胡春萌



料器，属于低温玻璃艺术制品，其艺术风格追求温润如玉，承载着中国传统美学理念。在天津宝坻区曹庄生活的汪氏家族，世代传承着古老的料器制作技艺，以擅制料器鸟兽而著称。作为汪氏料器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，汪文政和料器打了一辈子交道，料器对于他来说，不仅是一项谋生的手段，更是家族情感的寄托和文化的传承。



得太苦太累不愿意学，会料器制作的人越来越少，所以市场虽然小了，但我的客户却很稳定甚至还多了，因为很多品类就我家能做，就我家货全。比如一套十二生肖料器，有的人只会做马，有的人只会做羊，客户到别家买，可能凑不齐一套。但是，在我这儿能凑齐一套十二个动物。

当年很多料器工厂改行、倒闭，这些厂子有一些库存积压产品，挺好的料器工艺品就那么放着或是被处理了，我觉得怪可惜的，而且，毕竟在这行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了，我还是看好这个市场的，好东西总有人能识货，于是就有意地收购了一些。现在的市场证明了我的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，有些精品料器已经具备收藏价值了。近些年，很多人还因为怀旧而买这些料器。

记者：在这么坚持的过程中，有没有遇到过某些事儿某些人，让您觉得自己的坚持特别有意义？

汪文政：有一次参加北京的活动，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先生，在我的摊位转了好几圈，最后买了好几件我的料器作品。他捧着那个小动物摆件直掉眼泪，说小时候家里没钱，他在街上看

英砂、纯碱、氧化铜等，经过高温熔化，拔制成料棍。我们再将料棍，放置在600摄氏度—700摄氏度灯火中烧至软化，塑形制作料器产品。

我家只会制作料器，不会熬料。现在几乎没有工厂熬传统软质料了，大部分工厂是做硬质料。有这么几家愿意做软质料，传统制作工艺也几近失传了，产品质量比老料差太多。可能很多人觉得这些东西不都是玻璃吗，能有什么区别？其实从成分、制作工艺来讲，不同品种的“玻璃”差别非常大。例如，熬一锅白色的传统软质料，需要17种原料，都是矿物质原料，粉色的老料里面有黄金成分，现代的料则是用化学成分替代矿物质成分，成本降了很多，但是产品质量也打了折扣。你看故宫珍宝馆的料器，几百年还温润如玉，现代玻璃制品放这么多年早发乌了。有些用矿物质颜料绘制的古画，历经几百年色彩依旧鲜艳，料器也是如此。

比如现在我正在凑合用的一种新料，只要料棍温度稍高，就会冒黑烟，作品就废了，老料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。这种新料已经是我能找到的比较好的原料了，我在制作过程中控制料

棍与火源的距离，可以规避冒黑烟的问题。但是有些料棍，我做的时候都没问题，作品一冷却特别容易裂，成品率很低，有时甚至是做多少件废多少件。

记者：不是还有市场需求吗？为什么没有厂家愿意尝试研发原料呢？

汪文政：即便是我拿着这个老配方去找厂家定制原料，也难以复原老料，因为不知道详细的制作工艺，加料顺序、加料时间、加料温度，都要一点点研究、试验。有这个精力，工厂更愿意研发新材料。

记者：您怎么应对这些传承困难？您一直在找替代原料吗？

汪文政：某种意义上说，我不只是在找替代原料，也是在研究新的技术。如果老料没有了，这个手艺我又不能让它断了。我在研究怎么把新料和老料融合，尽量在实现传统料器艺术风格的基础上，根据新的硬质料的特性，做一些突破性的艺术和技术创新。把制作料器的手艺，借助别的材料去传承和发展。

转型也是被逼出来的。比如新料制作的十二生肖小件走文创路线；老料生产的作品，或是一些当年的老料器，专供收藏家收藏。我的库房里还有一些以前用老料生产的不合格品，这些我也作为原料进行二次利用。这虽然是没办法的办法，但也是一条传承的路。

我还学吹糖人呢，有一次我在庙会摆摊，旁边摊主是吹糖人的，也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，好多小孩儿围着他体验。因为安全原因，料器传承活动的互动体验环节，一直比较难实现。我看吹糖人那个流程和料器制作其实挺相似的，吹糖人互动性强成本还低，关键家长和孩子的接受度都高。于是我就去学吹糖人了，想着以后办个非遗传承活动，可以多一个参与体验环节，也是“曲线救国”。

记者：听说您的儿子儿媳在网上直播销售料器？

汪文政：年轻人有年轻人的传承方式，他俩用“爱雪料器坊”这个账号在短视频平台发视频、作直播，网上直播给我们带来不少新客户，其中也有很多年轻人。传承要往前看，不能墨守成规、原地踏步，我们的传承要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。我现在趁着身体条件还允许，能为非遗传承做点啥就做点啥。